



人大重阳

研究动态

第 41 期

2014 年 3 月 28 日

中国能超越美国吗？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

陆伯彬（Robert S. Ross）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国的经济实力是其国际政治权力的基础。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潜力就越大。中国经济在过去 35 年确实取得了快速发展，这使得它拥有足够能力去增强它的国际政治实力。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其国际政治实力之间却表现出复杂的关系。

3 月 26 日，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陆伯彬在人大重阳举办讲座，认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制约中国的崛起。



一、中国的两次崛起

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如果它想挑战已有的强国，主要有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两种手段。就政治变革而言，中国的情况和德国类似。德意志 1870 年完成联邦统一，使其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优势，最终仅用三年时间超越英国、成为欧洲大国。而中国 1949 年实现了国家统一，自此中国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国。

而在 1978 年之后，中国又通过经济改革开始了另一种崛起。在过去的 30 年，中国几乎保持了每年大约 10% 的经济增长率。相反，美国在此期间仅维持了每年约 4% 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不仅使其国际政治实力崛起，而且中美两国之间国际权力也出现了转移的现象。这个局势就是中美关系紧张和所谓中国崛起“安全问题”的来源。

二、GDP 不意味综合实力提升

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 GDP 总值和人均 GDP 孰重孰轻。显然，中国不会追随美国强调人均 GDP 的重要性，因为那样需要中国 GDP 总值大于美国 GDP 总值的 5 倍，就这点目前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能做到。但是在国际政治中，人均 GDP 却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相反，GDP 总值却能够反映出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国防的能力。假设政府的税收不变，GDP 总值越大越能反映出一国能够投入军力的能力。因此，中国 GDP 总值的增长恰是中国有能力赶上美国的一个可靠指标。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贸易实力。中国的制造业对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贡献举足轻重。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个表述十分恰当，因为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中国对这些经济体具有深远的影响。常有报道称中国成为了某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实这样的统计数据和中国的贸易实力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

首先，经济实力很显然不会必然产生相应的政治或战略力量。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是中国，各国 GDP 增长都严重依赖于中国市场。尽管如此，他们却还在扩大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他们的安全和军事伙伴仍然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只有在经济上依赖于中国，军事方面也受制于中国的国家才不得不为此调整国家的战略。因此，巨大的市场催生的只是经济力量，但经济实力无法替代政治军事权力。

第二，尽管中国已是东亚地区最大的新兴市场，但是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美国的市场仍然至关重要。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同时依靠中国和日本市场，因此中国市场并没有在众多东亚经济体中占据主导作用，其它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多极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市场在国际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也削弱了中国的国际权力。中国可能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但其他国家的市场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因此中国也同时依赖于美国和欧盟市场来保证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稳定增长，这种依赖抵消了中国在塑造国际经济秩序时的综合力量。



三、自主创新能力制约中国崛起

除了 GDP 和贸易实力这两个重要因素之外，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需要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发展综合实力。在这方面，GDP 增长和军事实力之间同样存在复杂的关系。在 19 世纪，一个国家的 GDP 和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能够很容易地转化为军事力量，如步枪、铁路甚至坦克等几乎都是最早地在发达国家广泛使用。

然而在 21 世纪，只有财富是不足以支撑军事力量发展的。先进的武器与相关技术需要有本土的应用研究能力。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将依赖外国武器供应商。这点同样限制了该国的国际影响力。

自主创新能力反映了一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基础对于发展支持。二十世纪后期，日本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因此无法帮助其进入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另一方面，从技术发展角度而言，尽管日本能够赶上美国，但它一直没有超越美国成为最具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法国和英国也是同样如此，德国的成功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所以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高新技术和设备的主要制造商。

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发展高科技创新能力。中国政府当前一直强调创新，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创新仍然很不足，创新是中国崛起的关键。

四、中国的超越是为了实现“中国梦”

嘉宾观点：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现在受到的牵制很多，所



以相比中国而言，美国集中资源的能力较差。二十年以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会比现在大，美国也会在更大程度上承认中国，把中国看作一个相对平等的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中国人一直不会忘记我们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民族崛起的定位——平等待我之民族。实际上中国一百年来的奋斗目标并不是很高——我要进入到这个圈子，我要坐在这个桌子上，我要和大家是平等的——我相信中国梦的最大目标是希望和世界其它强国一样能够有一个平等的国际地位。

司马南（独立学者，社会评论家）：中国与美国的理解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甚至越来越接近，这是因为两国交往多了，学者之间交流也多了。有人说过中美关系是一种夫妻关系，斗而不破，吵而不散。我觉得中美关系更像是佛祖和太上老君的关系。佛祖和太上老君各有各的系统，谁也不可能吃掉谁。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佛祖和太上老君是可以互相尊敬的，但见面的时候要保持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要给对方必要的尊重。

赵亚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研究部副主任）：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很大，基本上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也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通过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和对经济管制的松绑可以解决。而看美国的话，我认为它的复苏还是比较脆弱的，我个人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是税收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基本上不纳税，这给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的困扰。至于说中国超越美国的问题，据我了解，中国人也知道美国目前的领导地位是很难超越的。如果说中国真的有一天取代了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一定是美国自身出现了问题。美国与其把军事力量集中在亚洲对中国进行打压，不



如解决自身的问题。如果自身的财政收入问题解决以后，其他国家更难撼动美国的地位。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研究部副主任）：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关系问题当中，中国实际上没有打算去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这是由中国这个国家文明的特质决定的。中国的文明是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它是和平的，而美国这个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海洋文明才去想当世界的领导，担心中国挑战它的位置。此外，针对陆教授讲到的创新问题，创新的支撑源于市场。很多创新来自于美国，因为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从 2013 年起全世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就是中国第一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多、最重要的创新将来必然会更多的来自于中国。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执行副院长）：现在我们有资格谈“超越”这个话题是中国人的荣耀，同样也是大国的宿命，因为只有大国才有资格谈超越。

实际上过去很多大国最终不是被外界打败，包括苏联。苏联并没有被美国打败，是它自己打败自己的。所以，真正中美之间真诚的竞争，关键不在于中国能否超越美国，而是美国能否抑制中国超越，中国和美国是否都能超越自己。

最后，我认为中国梦要实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至少应该不要比美国人差太多，让大多数人都能住有所居，让每个人生活好一点，待遇好一点。中国现在人均 GDP 大概是 7000 美元（约合 5-6 万人民币），如果中国人的收入再增长三、四倍，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我觉得中国梦可能就很近了，那个时候恐怕中国经济已经早早超越美国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电话：010-62516305

官方网站：rdcy-sf.ruc.edu.cn

邮箱：rdcy-info@ruc.edu.cn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公众微信号：[rdcy2013](#)